

# 若辣酸甜 的圓味

张国春 著



# 目 录

自 序	1
代 序 (日升、国康)	2、3
一、家 世	4
(一) 张氏和徐氏人家	4
(二) “法国人”出世	7
二、求 学	9
(一) 天真活泼的小学学习生活	9
(二) 辍学，放牛，乐园	12
(三) 艰苦而多彩的初中生活	13
1. 在“大哥哥”的羽翼下	13
2. 自己烧饭吃	14
3. 踏雪回家筹饭费	16
4. 青油灯下苦读书	19
5. 渡过难关考师范	20
(四) 幸福的普师学习生活	22
1. 喜鹊枝头喳喳叫	22
2. 入学报到	25
3. 一流的生活待遇和学习条件	27
4. 风 波	27
5. 团结友爱的坚强集体	30
6. 特殊的光荣使命	31
7. 为“最可爱的人”献血	36
(五) 大学时光	38
1. 时代的恩赐	38
2. 到省城求学	39

3. 优美的环境 一流的师资·····	41
4. 考 验 ·····	43
5. 毕业分配·····	47
三、走上工作岗位 ·····	49
(一) 毕业分配到慈溪·····	49
(二) 在“大炼钢铁”年代里·····	51
(三) 工科所里不称职的技术员·····	55
(四) 多彩的地专机关(红专)学校·····	58
(五) 救父亲一命·····	62
(六) 在宁波地委干校的日子里·····	65
(七) 望春中学点点滴滴·····	70
1. 党支部书记·····	70
2. 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	72
3. 勤奋好学的班集体·····	73
4. 一场“政治游戏” ·····	76
5. “回队任教” 离开学春·····	81
四、回乡工作三十年 ·····	83
(一) 历史的误会进仙中工作(1969——1977年)·····	83
1. 老周同志·····	83
2. “文革”后第一届高中·····	85
3. 抽调到“工作组”“招生办”工作·····	87
4. 两位学生命运的转折·····	89
5. 教育革命的“试验品” ·····	92
6. 莫名其妙的批判 ·····	95
7. 罹难的 1977 年 ·····	98
8. 好大的“毁我长城”帽子·····	101

(二)在下各中学工作时期(1977——1986年)·····	103
1. 最最艰难的日子 ·····	103
2. 最最操心的儿女事 ·····	110
3. 凤凰展翅 ·····	115
(三)又要求调回县城工作·····	120
1. 党校工作十年(1986——1997年) ·····	120
2. 灾难擦肩而过 ·····	126
<b>五、工作退休后</b>	
(一)从办工厂到办学校·····	131
(二)办大学预科班·····	140
(三)从北京回来办“高复班”·····	145
(四)两场冤枉官司·····	149
(五)坐五年冷板凳——编修《仙居县志续志》·····	156
<b>六、清华园十六个月</b> ·····	165
(一)初到北京·····	165
1. 入住新家 ·····	165
2. 老乡聚会 ·····	166
(二)清华园·····	167
1. 一流的大学·····	167
2. “二校门” ·····	169
3. “水木清华” ·····	169
4. 万紫千红清华园 ·····	171
(三)参观游览·····	172
1. 海南五日游 ·····	173
2. 去康西草原与官厅水库 ·····	178
(四)值得记忆的事件·····	180

1. 北大百年纪念讲堂看电影·····	180
2. 为晓明出国饯行·····	181
3. 中日友好医院体检·····	182
4. 中日友好医院手术·····	185
5. 北京孩子的教育·····	186
6. 清河镇农贸市场·····	187
7. 学吹葫芦丝·····	188
8. 参加新年联欢晚会·····	190
9. 晓兵一行来北京·····	190
10. 拜访大学同学·····	191
11. 大学同学会·····	193
附录 1. 张氏本家宗系和徐氏宗族 ·····	196
附录 2. 北京参观游览记 ·····	200
1. 游览北京大观园 ·····	200
2. 参观北京植物园和曹雪芹故居 ·····	200
3. 香山观红叶 ·····	202
4. 去天安门广场·····	204
5. 参观北京故宫 ·····	205
6. 游颐和园 ·····	207
7. “不到长城非好汉” ·····	209
8. 十三陵·明陵·····	209
9. 逛北京庙会·····	210
10. 参观博物馆·····	211
11. 再参观游览·····	216

# 苦辣酸甜的回味

## 自序

光阴荏苒，流年似水，不觉人生已过古稀之年。回首往事，忙忙碌碌，无所建树。只凭良知，任何时候都尽心竭力，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战斗到底，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家事私事，历尽艰难困苦，饱尝人间苦辣酸甜。没有给子女办什么大事，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财产，心有遗憾。退休闲居之年，静心作一番生命的回顾和省思。自撰、自编、自己打印了这部“回忆录”，留给下辈和亲友，这也是给后人一个交代，若给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有所启迪、有所借鉴、有所帮助，这算是点滴精神财富的遗产，这就可瞑目了。

本书撰稿过程中备受老伴和儿女关注，有的读了篇章提出意见。大女儿惠芬郑重其事与好友在二炮司令部工作的皖军同志联系，要拿北京付梓。也有学生要出资助我拿出版社出版，我都谢绝了。因为我不想正式出版发行，只求刊印成书，留下文字，赠予儿女孙辈、亲戚朋友、学生，心满意足矣！

本书成稿后，承蒙同窗挚友张耀、均烈，宁波学生施国康、仙中学生周日昇、王焕荣、龚坦桓等，还有在编写县老年体协、县老年大学纪念册两本书时新结识的好友梅安赏同志，认真审阅，仔细修改；原县文化局副局长、学生、同事徐志平为书名题签；王晖同志精心设计书面，情谊重重，感激不尽，在此深表感谢！

张国春

2010年6月28日

# 苦辣酸甜的回味

## 代 序

（读后感之一）

回忆录记述了我的老师——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动人的一生历程。童年的苦难与挣扎，青年的贫穷与奋斗，成年的艰辛与抗争，晚年的幸福与安静。通过对七十年苦辣酸甜的述说，一个好孩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学生、好员工、好干部、好朋友、好老师，崇高的形象跃然纸上。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老师所扮演的各种人生角色都非常成功，非常令人敬佩。

老师的人生规迹与时代变迁紧紧相连，七十多年的人生历史是现代社会的七十年历史缩影。事实告诫我们：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祖国繁荣富强才有个人的安康幸福。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作品告诉人们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有的在记述中体现出来，有的在评说议论中直接表达出来，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作品立意高远，既是老师自己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谆谆教诲，有着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作品语言通俗，声情并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

衷心祝愿我敬爱的老师健康长寿，多多幸福！

学生 日升（仙居外国语学校校长）

2010年7月13日

# 若辣酸甜的回味

(读后感之二)

张老师：您好！

拜读了您的大作，使我胜读一车书。

原来我对您调到仙居后，为何又到下各中学去，不甚了解，也感到特奇怪的。现在才知道原来是生活所迫。在此期间您一家生活特别困难，文章看了后，也感到特别感动。至今在我眼前仍闪现着您带着一家人养猪、送大粪等难忘的镜头，真是难为您一家了。另外，您为女儿有出息，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也是可歌可泣，难忘天下父母心啊。最后，您的一家人，应该说是苦尽甜来。通过自己奋斗得来的果实更显得特别珍贵，特别香甜。也应该说，您从小树立的雄心壮志，在您父母共同关怀，如今壮志已酬，可以笑傲天下了。因此，您的父母也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令人刻骨铭心，没齿难忘。全文都很感人，也可看出您的功力非浅。

仓促间，写成绝句一首：

幼有凌云志，担薪苦读书。

一生报祖国，白首笑脸舒。

您的学生：施国康

(宁波市国家安全局处级干部)

2010年5月9日



# 苦辣酸甜的回味

## 一、家世

### (一) 张氏和徐氏人家

在仙居县永安溪下游，朱溪港出口的河套小平原有四个村庄：自西向东成弧形排列为张店村、下张村、虎坦村和湖淇园村。其中虎坦村和下张村地处中间地带。虎坦村东南是湖淇园村，下张村西南是张店村。四村里聚居着一支张姓族群，但同祖不同族。下张村与虎坦村是同宗同祖同族谱。新中国成立之前子孙后代若有科举功名的，可以获得族田数年收租的奖励，还要到下张大祠堂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光宗耀祖，以激励读书人功名成就。

虎坦村最北面有条河流叫永安溪。离永安溪三四百米左右有一户张姓人家，家有五口人，凭着一家人强健的身体，辛勤的劳动。磨豆腐、养猪娘、苍谷卖米、勤俭节约，日子过得火红，还盖起三间小楼房和三间小平房，楼房为两居一中堂，平房东首是灶间，西首是猪栏和牛栏间，中间一个小天井，出入北面的小门称后门口，楼房前面还有一个大天井，并筑有围墙，形成自一宅居。在民国年代，这样的家庭可称得上是殷实人家了。可遗憾的是张家三兄弟都养一大班女儿，膝下没有一个儿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没有亲生的儿子是要深受人家白眼和欺凌的。老大叫张完墨，字老奶，他就是我外公。外公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张富妹，就是我的母亲。二女儿张加妹，从小就夭折。三女儿张希妹，这是我亲娘姨，嫁给断桥村林小芽。（要提的是：我外公的二弟叫张完如，也生三个女儿，外公的小兄弟叫张完长也生二个女儿。为了延续张家的香火，继承张家的祖业，三兄弟都将一个女儿入赘女婿，二叔公小女儿张香娥招婿畚箕湾村陈成远。小叔公小女儿张菊香招婿畚箕湾村陈世广）。

我的父亲叫徐志凤，是大路徐猛省儿子。父亲在民国十七年（1928

## 苦辣酸甜的回味

年) 22 岁入赘虎坦, 改姓为张。据说同我母亲结婚时, 母亲只有 13 岁。

说起改姓, 还有一段令人气愤、受人凌辱的事呢! 1948 年, 张氏宗族的辈份要续谱, 从“继希保荣华, 中汝直招培”各代辈份要往下续。张氏后代和入赘女婿都要入谱。我父亲是入赘女婿, 要改徐姓为张姓入谱, 这不仅要取得族长们首肯, 而且还要缴纳一大笔所谓“红线”牵引费, 即在族谱中把“徐”姓牵引到张氏中来, 否则就入不了谱。那时我年纪小,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晓得外婆和我母亲为此流了不少眼泪。“红线”牵引费是一担白米和数目不少的洋钱, 在当时可是惊人的数字呵! 犯愁极了。她们还怨恨完长叔公无亲情, 不帮忙。因为他有文化、有地位。曾当过副乡长, 又是张氏族长之一, 又是参与这次修谱, 是虎坦村的村谱的执笔人之一, 怎么帮不了忙呢? 我们又不知道他和二叔公的女婿世广、成远是怎么入谱的? 我外公的父亲(我的太公)叫张保和, 是虎坦村张氏宗脉的“三房”(后人称三台里为“三房”, 盐厢里为“二房”, 大门楼和上台一片为“四房”, ……)。这样同宗同祖一家人, 小叔公却貌似公正, 非要外婆和母亲缴了白米和银洋后, 才给父亲改徐姓为张姓而入谱。我真不知道她俩是怎样缴纳了这笔款呢? 其实入赘女婿尽管改了姓入了谱, 但不管是自己家里人, 还是族里人, 仍然是低人一等, 被人瞧不起的。据范文澜《中国通史》载:“秦徭役法, 首先征发有罪吏、赘婿及贾人。”所以, 入赘女婿是与有罪的官吏和商人是同类的贱人。说真的, 我父亲虽然改了姓入了谱, 但父亲一辈子仍被族人和家里人看不上眼的。父亲入赘女婿时, 为了取得张家产业继承权, 不受叔伯的干涉, 外公还专门请人写过“招婿嘱书”, 亲兄弟完如和完长听嘱书后签字画押。(附外公“招婿嘱书”)而在自己家里, 首先是我外公瞧不起我父亲, 嫌父亲大路徐家穷, 说我父亲招女婿之人就是没出息, 把他当长工似地对待。其实

# 苦辣酸甜的回味

父亲大路徐的家不穷，从一九四九年农业税收单据得悉：大路徐家有田 3.6 亩，虎坦家有田 2.995 亩，仅土地一项就要比虎坦家多。大路徐父亲兄弟徐志烈和儿承树亡故，只留下儿媳王银香和孙女念妹，按传统观念又分得祖业房屋、宅基地和北山大松树等家产。（附民国五年〈洪宪元年〉分书）所以怎么能说大路徐家穷呢？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做入赘女婿呢？再说，我大学毕业时，虎坦村出了个真正大学毕业生，还有人数落我父亲是入赘女婿，我不是真正的虎坦人。（同样，后来张森亮浙大毕业，也说他不是真正的虎坦人，因为他父亲是黄梁陈来的入赘女婿。）你说可笑否？父亲在虎坦是劳苦劳累一辈子的人，是被人瞧不上眼的人啊！可如今到了我们这一代，个个活得有出息、有奔头。入赘女婿的子孙们，再没有被人瞧不起了。三房子孙后代，人丁兴旺，事业发达，个个生龙活虎，人人都有作为。就以我外公这一支家系来说吧；我兄弟姐妹五个，每个人都有二至五个子女；菊香世广一家有四男三女；香娥成远一家也有四男二女。今天三户人家的子孙后代不管是读书的，还是从政、从军的；或是经商、办企业的；还是在家务农的，都业有所成，功有可歌。家家户户，人人都过着衣食丰足的小康生活。

## 外公招婿嘱书

立嘱书张华墨娶妻陈氏所生三女长女富妹次女家妹三女世妹惟长女富妹应当承继爰约戚族商议招赘徐志凤为婿以承宗祧之祀自赘婿之后凡高曾祖考所遗田园产业概由志风管业倘日后如有生育不论几人按股均分不得稍有奇轻奇重之弊如志凤不听指挥则伊必须带妻返徐亦不得干涉张姓产业也望尔等从此以往务须克俭克勤共振家业夫百世寝炽寝昌同耀门庭以千秋尔等勉之予日望之此嘱

中华民国拾柒年拾贰月 日 立嘱书 张华墨

听 嘱 张完如 张完长

依口执笔云梯(花字)

（附：外公招婿嘱书影印件）

## 若辣酸甜的回味

解释“赘婿”：秦自商鞅以来，崇本抑末。所谓末业是指民间小工商，后来小手工业被提升为本业，李斯称百姓成家立业，该致力于农工。只有小商贾是末业，受到法律的抑制。

秦徭役法，首先征发有罪吏、赘婿及贾人。所谓赘婿，一说男子赘入妇家，一说贫民典身给富人，过期不赎，没为奴隶称为赘婿。如第一说，是惩罚男子怠惰不自立门户，如第二说，是阻止奴隶人数的增加，都含有积极意义，其次征发曾为商贾的人，再其次征发祖父母或父母曾为商贾的人。此外富强人家(闾右)也先服徭役，称为闾右(富强人家住在里的右边)，最后才征发贫弱人家，叫做发闾左。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 P. 13

### (二)“法国人”出世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社会财富极其贫乏，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医疗卫生条件更是无从谈起，生孩子不要说没有妇保医院或人民医院的接生条件，就连合格的接生员(当时称接生婆)都没有。一般妇女生育都在自己家里，“接生婆”是本村或邻近村庄有经验的老婆婆。来接生时，带来的是一把锈剪刀和一双手，接生时又不消毒，也没什么技巧，如果婴儿生不下来，只知道用力拔，死劲拉，根本不顾及母子的健康和安全。所以，那时婴儿的出生率和成活率是很低很低的，不是出生时处理不好就死亡，就是生下来由于“破伤风”或其他病毒感染而夭折，时称“七日疯”。我外婆生育了五、六胎，只养育了我母亲和娘姨二人，母亲生我之前也孕育过好几个，都没有抚养成人。所以，自我从母亲怀孕起，外婆外公就特别器重和珍惜，据说当时生我时没有请“接生婆”，是我父亲自己接生的。母亲生我时，父亲不用剪刀剪脐带，而是用自己的牙齿把脐带咬断，让我的躯体与母亲分离，用剪刀剪脐带怕细菌感染造成“七日疯”。这要有多大的决心，这又是多么的珍贵啊！我出生后又怕

## 若辣酸甜的回味

风邪鬼怪作祟。父亲穿上蓑衣、戴上箬帽，包裹着我，把我与母亲偷偷地送到黄梁陈外婆娘家去抚养，直到满月都不让我们回家。每天都躲在房间里，生怕见到风、碰到邪。后来，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父亲才又偷偷地把我与母亲接回到虎坦的家里。这样偷偷摸摸地去，又偷偷摸摸地回，而又如此乔妆打扮。当然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法，除了避风邪鬼神，还能让小孩“贱气”，有天不怕，地不怕，风不怕，雨不怕，顺顺当当地快快成长起来的意思。

在黄梁陈的日子里，我们颇受舅公、舅婆一家人的器重和呵护。一般情况母亲与我是足不出户的，也不许家里人大声喧哗和吵闹，生怕我被惊吓丢了魂，简直像“小动物”一样地在笼子里被豢养起来。在我满月之后，黄梁陈村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喜事，终于让母亲与我露面了。黄梁陈第一财主(大地主)小和尚，他的儿子叫陈士文(1907—1984年)，1926年毕业于省立第一中学，又在西湖艺术院国画系专攻国画二年。1928年自费去法国里昂美术学校攻研西画，由于留洋费用每年在800元银元以上，家庭苦于应付，几近辍学。后得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关照，将其转为国家公费名额，学业才得以继续。留学九年，对中西画都有较深的造诣，作品曾获巴黎造型艺术展览会沙龙荣誉奖。1937年回国荣归故里，光宗耀祖，黄梁陈大摆庆功宴，接戏班日夜上演文武大戏，真是热闹极了。于是母亲也抱我去看戏文，当时我还未取名，借此荣光，将我取小名为“法国人”。这也符合村里习俗，认为取个外地的、外国的俗名“贱气”些，“吉利”些。我们虎坦村就有取名“各国人”、“外国人”、“西洋人”、“东洋人”，还有“黄岩人”、“山头人”、“中国人”的……。待我六岁上小学时，黄梁陈舅公将我与弟弟取大名为国春、国标，寓以欣欣向荣，兴旺发达，为国家标准之材的意思。

## 二、求 学

### (一) 天真活泼的小学学习生活

我的外公、外婆、父亲、母亲都没有上过学，目不识丁，饱尝无文化之苦。眼看小叔公有文化（我也不知道他书读到什么程度？）出人头地，说话有人听，办事行得通。而村里有中学、师范毕业的人，都到下张大祠堂拜祖宗、分赏银、种族田，真是光宗耀祖，显赫一时，人们既赞赏、羡慕，又嫉妒。1943年，我6岁时，外公、外婆、父亲、母亲，不管家里怎么样穷困，无论如何设法送我到乡里唯一的一所学校——“下张小学”读书。

上小学至今时隔六十多年了，但我仍依稀记得上学那天的情境：那一天啊，全家人都起得特别早，母亲首先是烧了一柱清香，报告上天神明，儿子今天要上学了，保佑儿子读书快进，求取功名好前程！然后，给我洗脸打扮，穿上新衣、新裤、新布鞋，背上亲自缝制的黄色（用父亲上山砍柴采来的黄槿染的）粗布书包。吃饱早饭，在父亲和娘姨陪同下，徒步走了两里路，到了下张小学，向先生行了鞠躬礼，报了名，缴了费，买了书。这样我就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我感到无上光荣。可惜现在记不清先生是啥模样的，怎样开始上课的？只记得国语课文第一课是：“小狗叫，小猫跳……”。此后，我每天背着书包，徒步到学校上学了，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吃了饭又走到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又走回家。不管天晴下雨，刮风下雪，总是我一个人来往，我不明白的是同村同龄的人许多，可就没有同班的伙伴。

抗战爆发后，为避战乱，城市里许多学校往山区里迁。1937年8月，杭州私立民生中学迁到仙居横溪羊草山；1939年2月，省立台州中学由海门迁到仙居广度乡，初中部设在三井寺，师范部设广度寺；1941年2月，宁波高级职业学校迁到仙居田市高迁村；1942年2月，

## 苦辣酸甜的回味

台州中学高、初中迁回临海县西乡显恩寺；1944年9月，台州中学师范部改为省立台州师范学校，翌年8月，迁往仙居下张小学（校内扩建许多幢二层楼新房，修建了300公尺跑道的大操场），台州师范附属小学就在虎坦村小祠堂（扩建了二层楼六间教室，修建直线100公尺跑道的操场）。1945年，我读三年级时，就到自己村里的台师附小读书了。学校就在家隔壁（约200、300公尺），学校铃声响也能听到，真是太方便了，太幸福了！不仅如此，而且学校与我家的关系也甚密切。因为学校校舍狭窄，有一位叫斯紫辉的先生（是师范学校徐教务长的爱人）就租房住我家。我外公、外婆磨豆腐卖给附小食堂，许多先生要喝豆浆，早晨到我家买豆浆喝。这样，我家里人与附小的先生、校工、以及先生家属子女关系都很好。再说，台师附小的先生素质高，教学质量好，（许多先生还是后来我读普师时的老师，像斯紫辉先生就是我们普师一年级的语文老师，郑善林先生是普师小学数学教学法的老师，还有总务处的王钟沛先生……）。在附小读书期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不仅老师课上得好，而且课外活动多，培养学生动手能力，重视思想教育。每周一有周前会议，学校领导和先生要总结一周来全校纪律、卫生情况，评比发锦旗。布置新一周全校性的工作和活动。有时值周先生讲时事新闻，报告解放战争的形势（很明显这是先生中有进步力量在政治宣传，以后才知道学校教师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斗争得很激烈。）学校的课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每周六下午都安排全校性的活动，有拔河比赛、滚铁环比赛、演讲比赛、猜谜语活动……等等。更有趣的是全校举行烹饪比赛，同学自由组合一个小组，自带锅、铲、刀、碗等炊事用具，自带粮食蔬菜，油盐酱醋，到大溪松树坦里，自找柴火，然后，筑灶、埋锅，听到统一号声，才动手点火烧饭，然后将做好的饭菜，送到摆放在先生面前的八仙桌上，由全体先生品尝打分，评选出谁的饭菜烧

## 苦辣酸甜的回味

得快、味道好，又经济、又实惠。记得我们小组烧的是又爽口、又香甜的蕃薯糊，先生们很少尝到这样既道地、又味道、且新鲜的特色饭，结果我们获奖了。

我们附小的先生个个多才多艺，加上每年都有师范学生来实习，所以，学校文体活动十分活跃，经常举行文娱晚会或运动会，而到毕业实习结束时，学校总要举行欢送晚会，节目可精彩了，这不仅展示毕业实习的教育成果，而且，来实习的学生也要露一手，所以节目除了拉、弹、唱、舞之外，还有戏剧（活报剧、京剧、越剧）、魔术（变戏法）等等。我还记得我们班主任周先生，在实习生的帮助下，带我们排演了京剧《霸王别姬》，陈由日扮演楚霸王，我扮演虞姬，让台上台下笑成一片，精彩极了。

抗战胜利了，加上在下张村的台州师范火灾，（学生夜自修教室都用煤气灯，学生在点煤气灯时不小心，火苗掉到油桶里，酿成大祸，烧光了学生的寝室和教室。虽然省里拨款盖了些平房，但根本不像一所师范学校的样子了）。1948年，台州师范就搬到地区所在地——临海城隍山脚新校址去，台师附小也跟着从虎坦村搬到临海去，我在小学毕业班时又回到下张小学就读。

下张小学校长陈朝金，黄梁陈人，刚从师范毕业。我在毕业班的一年中，有两件事记忆深刻，至今不能忘怀：一件是，1949年7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正在上国语课，陈文广先生正给我们讲解敬辞谦语的用法，突然教室关着的门“笃、笃、笃”响了三下，陈先生停下讲课去开门。打开门只见穿着一身灰色军装，臂膀上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臂章，肩上背着木壳枪的两位军人，一位高个子军人向陈先生敬了个军礼说：“先生尊姓？”陈先生回答说：“敝姓陈。”“陈先生，请问下张乡乡长张定邦家在哪里？”陈先生迈步走出教室，手指学校西边不远的一座漂亮的大宅院说：“那就是下张乡乡长张定邦家。”两位军人



# 若辣砭甜的回味

又敬了个军礼，说了声“谢谢！”就走了。陈先生与解放军的简短对话，正是先生所讲谦辞用法的演示，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后来也知道那位高个子解放军，是仙居县第一任文教科科长王运达同志，他是带一支部队从仙居东乡去解放仙居县城的。另一件事：我们小学毕业班共九位同学，照惯例应摆毕业酒谢师宴，时任的校长陈朝金先生还向我们“讨过吃”。可是班里有几位懂事的林植富、吴汝舜等大哥，认为毕业班仅有一年时间，师生也没多深的感情，学校又是灾后重建，这一年劳动得多，学到的东西很少，心里着实不少怨气呢！我们毕业时恰逢班级有位叫张直林的同学结婚，邀请全班同学去喝新婚喜酒，于是我们八位同学每人拿出一块银洋钱，刚好八个人一桌，喝喜酒代替毕业酒，大家高兴极了。我们几位同学从拿嫁妆那天起，一直闹到新娘接进门，快乐极了！这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但想想没设谢师宴（毕业酒），实在是对不起辛勤教育我们的园丁——小学先生们。

## （二）辍学·放牛·乐园

新中国建立前夕，社会动乱，盗贼四起，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国民党腐败，国共内战还在继续，国民政府根本无法顾及社会治安，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早在1943—1945年，仙居望族下各应氏三房与二房斗争剧烈，由于男盗女娼，分赃不均，三房应老三与二房闹得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枪击械斗频繁。应老三为壮大自己势力，与断桥村的林介早结伙，树旗帜为红旗派，二房亦积极投靠怀仁“六老虎”顾世旺等人，树旗帜为白旗派，同时还拉帮结伙到临海白水洋、黄沙、象坎等地，和在县内怀仁、黄梁陈、下张、大战、马洋等地发展势力。而红旗派也从断桥、黄梁陈、虎坦、湖淇园、后冯、西六、双楼等地寻人拉入帮派。接着红旗白旗两派从县城东乡发展到县城西乡，形成了仙居两支庞大的武装土匪。仙居全县人民陷入土匪乱的灾难中。

由于社会动乱，人身不得安全，我家人口已有十人，（外公、外